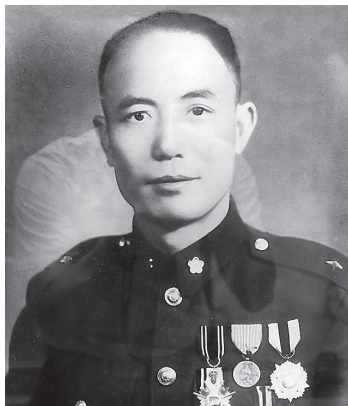


我的父親——陳獨真將軍

· 陳子斌 ·



陳獨真將軍之軍服照，第一排中間之胸章即為美國「自由勳章」。

我的父親陳獨真，字靜吾，江蘇鹽城人，出生於清光緒三十年（民國前八年），幼年在私塾就讀學習，先後進入鹽城師範學校、上海金陵大學求學。

從有印象開始，父親就是一號人物，抗戰前，他歷任南京及上海警察廳督察長、南京及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抗戰爆發後，他奉命在國防政府軍事委員會下設的防空委員會擔任民防處處長，因此，每天家中高官士紳、名流巨賈絡繹不絕。我是家中的么兒，排行第十一，印象中父親回家看到我，就是把我抱起來，說唱著：「馬兒好，馬兒不吃草（馬兒是



「自由勳章」背面為一鐘型浮雕，象徵自由帶來和平之意。

我的（小名）。——講完就把我放下，繼續與那些來家裡的客人們討論事情。很多人都以為因著我父親的關係，家裡一定過得很舒適，其實我們家過得很苦。父親整天做的、想的、關心的都是國家大事，連什麼是錢都不知道，也許我這樣說有點浮誇；但我從沒看過父親拿錢回家，家裡就是母親，一個裹了小腳的堅強女人，帶著我們幾個孩子艱辛度日。我小時候沒穿過一件新衣服，家裡窮得連學費都繳不起，記得一次，我餓得受不了，跑去找爸爸，吵著：「爸爸，我沒錢吃飯，可以給我錢嗎？」但父親竟然沒有錢可以給我，他清廉、忠心、只問國家、不計私己的形象在我心裡留下烙印，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後來的人

生。

民國四十八年，我高中畢業，同時考取了文學校和空軍預校（東港預備學校），母親反對我上軍校，父親卻把文學校的入學通知單撕掉，以堅定不容反駁的語氣說道：「我們是航空世家，我的孩子，至少要有個到天上飛。」母親聽著，哭得淚水縱橫，捨不得呀！但父親無視，接著說道：「兒子是國家的，我有三個兒子，死掉兩個，還有一個。」

父親除了人品高潔，還有一點也讓我極為佩服，就是他的博學與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他也因此成為羅斯福總統臨終前親自簽署的第一批美國自由勳章得主（此勳章為「總統自由勳章」之前身，有一說為民國三十四年由美國總統杜魯門所設立，目的在表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海外促進美國及盟友」安全的公民與高級官員，是美國頒授民人的最高榮譽，然此勳章創設人實為羅斯福總統）。我父親因有十八項保護人民安全之實用性創作與發明，諸如：千人防空洞無動力百葉造風窗、掛紅球通知敵訊、駝峰航線來往飛行航跡指導器、援救中英盟軍困於滇緬之及胸馬靴等等，對於當時中國區戰事的助益頗深，讓當時同盟的美、英兩國感念在心，因

此父親獲獎事蹟中的其中乙項，就是英國官方主動提供建議頒授的。

獲獎之後，父親仍本軍人天職，默默耕耘為尚，是以國民政府轉進來臺，民國四十九年退役後，政府仍委以重任，延聘父親轉任交通部電信總局顧問兼任警總民防顧問。

父親晚年為癌症所苦，纏綿病榻，清楚記得一天，曾在抗戰時期和我父親共謀抗日的徐煥昇將軍，當時已升任上將高階，帶著我到臺北榮民總醫院探望父親，徐將軍說：「我帶著你兒子來看您，我把他調近一點，好照顧您。」父親甚為惱怒，大聲吼道：「兒子是國家的，不准調。」父親於民國六十年三月二日擺脫病魔纏縛，終年六十七歲。

這就是我思念的父親，陳獨真。



真獨陳的國事勞幼終生談起
老斌子的陳子為身，將軍滿師
情懷也滿，是驕傲，是滿懷。

甲午仲夏餐敘有感

· 陽純諾 ·

老來莫照像 看相欲斷腸
青青諸君子 詔華竟白頭
黑斑爬滿臉 皺紋日增長
齒缺耳欠聰 視力更迷茫
道及昔年勇 意氣仍昂揚
往事堪回首 細說又何妨
對酒應當歌 人生有幾何
行樂需及時 切莫再蹉跎
少壯讀孔孟 耄耋唸老莊
參透箇中意 黃梁夢一場

憶甲午仲夏（民國一〇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臺南退休諸同僚，聚宴於北市南京東路馥敦大飯店桂花廳，是日也，與會者計四十餘人，席開四桌，首席為八十歲以上者，依次為七十、六十壽齡者，美眷則獨設一桌。一時將星雲集，釵環鬢影，極一時之盛，最年長者為羅化平將軍，雖年登九十；然精神矍鑠，豪氣不減當年，餘則華髮頻添，雖不復當年英俊，惟瀟灑依舊，「飛行員」遺風猶在。觥籌交錯，起坐喧嘩，趣談往事，往事歷歷，如

在目前，猶如白頭宮女話舊，誠難得也。

往事俱往，數風流人物，還看後生！歸有所感，填〈踏莎行〉一闕以誌盛。

踏莎行

臺南群英，馥敦聚宴，
華髮頻添隱隱見，
龍城飛將懾胡騎，
雷虎技藝震宇寰。

廉頗能飯，酒肉頻添，
且喜體健享餘年，
但得夕陽無限好，
何需惆悵近黃昏。

逾數日，承諸學長、學弟惠寄相片多幀，觀後頗有所感，特以五言謔語以誌，塗鴉之作，有欠韻律，尚祈長官、學弟宥之，幸甚！

備註：本文作者為空軍官校三十三期。